

品條例，均記載要西藥商製造商應聘用藥劑師專任主持製造，中藥製造商應聘用中醫主持製造。本來西醫與中醫，因出發點開時時就產生了不同的治療系統，致形成為兩大陣營。但藥學即無中西的分別，而對中藥更需要有新的智識，或用科學的方法加以說明。使以中藥在製藥和製劑方面，更需要有應用現代製劑學的方法，或調劑學的方法加以製造。為改進我國中藥，使中藥製劑亦能步入國際市場，國家所訂的法規，亦應善用國家所培養出來的藥師人才，以便使其改善我國中藥製劑，但我國現行的法規亦適得其反。

※中藥店兼售抗生素已是司空見慣，那有如此矛盾。

關於第三項「藥品販賣問題」；藥品非商品，需要特殊技術人員加以管理，以免危害人民健康，在外國先進國家均由藥師加以管理，但今日在台灣的藥品販賣商，共有九種之多，總計的一萬五千餘家，其中由藥劑師管理者（即西藥商），僅有二千餘家，僅占其百分之十七，八而已。雖然在外國如遇藥劑師之不足，也有其他採用其他藥業人員代替，但其藥商必須經過考試合格始能開業。又最近草擬中的藥物食品管理條例第十五條規定，西藥販賣商不得兼售中藥，中藥販賣商不得販賣西藥。以上所謂中藥販賣商，係指熟諳中藥藥性人員，雖然中藥販賣商在規定上也不得販賣西藥，但實際上，台灣現有五二九家中藥種商，及五千餘家之臨時中藥商，很少不賣西藥，甚至連抗生素，打針藥，在中藥店內亦可隨便買賣。如此，受過專門教育人材的藥劑師不能販賣中藥，反以不受藥學教育而僅熟諳藥性，就可販賣中藥，那有一個國家醫藥制度，有如此矛盾的事？

※管理藥品藥師責任，實際如何毋待說明。

關於第四項「管理藥品」，管理藥品必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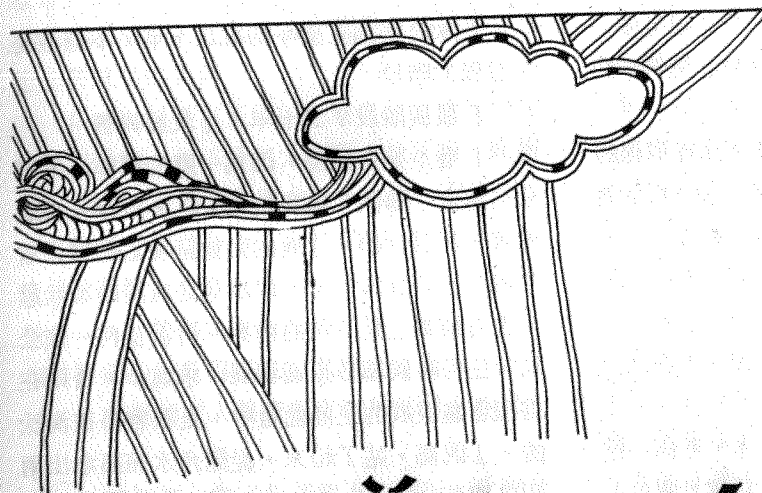
具有熟諳藥品性質，檢驗及貯藏的技術，此為藥劑師應有的天職，但實際情形如何；與理想相差尚遠，有待改進之必要。

藥師除以上四項重要工作，需由藥師負責外，在公共衛生方面，藥師亦應負有很多的工作。據悉：日本藥師法於一九六〇年八月修改規定，藥劑師應負下列的任務：

(1)調劑；(2)醫藥之供給；(3)其他藥事衛生事項，使貢獻公共衛生向上與增進，以確保其國民健康與生命之安全。日本戰後藥劑師不但在藥業界、製藥界，有很多良好成績的表現，對於公共衛生方面亦進了很大的努力。例如：日本藥劑師對學校之健康管理，協助提高營養，以及對於環境衛生方面，食品衛生，空氣，水的檢查等，均有莫大的貢獻，其他如臨床檢驗方面，亦有不少的貢獻。

※藥師因受限制，難以發揮才能，保護國民健康有責，仍應努力達成任務。

但反觀本省藥師，因受種種的限制，使藥師職務未能充分發揮，且藥師本身的職位，亦有漸被侵佔，但為保護國民健康，亦係藥師應有的天職，當此慶祝藥師節之際，藥師應不避困難，加強團結，認識自己應負的任務，發揮所能，為促進人民健康而努力。以上就本人所知，略抒管見，以供參考。最後，並希望我藥師界諸同仁發揮所學習的專門知識及其專長，對「新藥之發明」、「中藥之研究」、「藥品之合成」、「藥理之闡明」等，均應努力加以研究，以完成藥師應負的使命，方不失慶祝藥師節之意義，本人並願以此與各位同仁共勉之。（原載 55, 1. 17. 藥事週刊）



# 風雨道上一吐春

王錫河。

「再見了，平頭！」當我輕輕的脫口，一股雀躍的快樂震脫了那一串束縛的年頭。毫不回顧的憧憬著自由的日子。

並非那一段不算短的路程不值得戀眷，而是當時的心已被描聲繪影的多采多姿的生活所填佔。

說真的，放榜後的那段日子也是悶悶不樂。尤其被問起「你們學校在那兒？」時，滋味更難受。有誰不知哈佛耶魯是美國的，劍橋、牛津在英國？誰不想唸一所人人皆知的大學！

「都是你們年輕人的好勝心與虛榮心，」父親催著我來註冊時說：「把眼光放遠點，名校的文憑並不是成功的保證書！」

「年輕人就是自命不凡，你們懂得什麼是腳踏實地？」開學沒多久，休學了好幾個。教授說：「任何環境都有它的優點，只要擇善吸

收，那麼你的一生就是一連串的優點，那還怕不能成功！」

「你們沒有切身的關係，當然依老賣老，說些風涼話！」我曾在心裡嘀咕著。

一帆，快呀！這些都是去年的事了！

或許是智慧的長進，或許是接觸範圍的擴大，觀念轉變了不少。幸好，還不晚，雖然新鮮的色彩褪了，但依然是新鮮人。

曾經在好幾個場合裏，聽高年級的學長惶恐的說：「真糟糕，大學生活眼看就要過去了，好像什麼本領都沒學到！」我聽了更是惶恐，往後這句話會不會重現於我的口中？於是到處找答案。本領！本領！到底我須具備那些本領？

× × ×



是一個寒流襲襲的晚多，飄著綿綿的細雨。

往往這時日麗風和，正是春節前夕。

今年，氣象報告裡說北極的冷氣團南移，可是氣氛倒不沈寂。或許可以說寒流是新年的禮物，細雨是新年的滋潤。

那一天，從文化城欲訪風城，途經海線的一個城市，一連數了好幾根煙囪，上面都漆著「××製藥」，這下可引起了我的興趣。不能否認的，任何人碰上了與自己本身有關的字眼兒，一定眼睛睜得特別大，欲探個究竟。但是仔細再想，最大的因素是我想認識一下書本以外的世界。

十幾年來，上課、下課、書本、考試，把我與現實的世界隔絕了，一直認為這世界的一切都是以書本裏的天地為模型建造的。然而好幾個偶然的機會裡，接觸到與書本裡那個天地差得很遠的世界，一個真實的世界。我之所以稱它為真實的世界是因為我們平常書本上所讀到的、日常所看到的，都是它所戴的面具。到現在我對它那真實的一面依舊模糊。（聽說沒有在那個世界裏打過滾的人是永遠無法了解的。）但是愈模糊愈激發起好奇心。愈有弄清楚它的必要。因為，有一天我們都要在那個世界裏生活。

「請問找誰？有何貴事？」在「××化學製藥」的門前，警衛室裡出來了一個人。

「找董事長，…」表明身份，說明來意後，我候著，他打電話進去。

從前面望進去，一片綠茵茵的草地，圖案形排列的杜鵑含苞待放。後面並列著數棟大樓，周圍高大的龍柏成排。公園般的環境，看來舒坦坦的。要不是那個屏風式的招牌，很難想像到它是工廠。

一會兒，一個著筆挺的深藍色西裝的中年人，從大樓底下向這邊走來。他步履輕穩，神采奕奕的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面光紅潤，正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王先生。

寒喧過後，我們同走向他的辦公室。

先生甚為健談，且談話間流露出的懇切，

使人聯想到一派年輕企業家的風範。

「請問貴公司的歷史？產品有那些？」我把話題引到正面。

「本公司創立至今約有二十年，不過還是在發展的階段。」

「發展階段？二十年！」我訝異著。

「哦；是這樣的，因為一度的積弊，致使公司遇上了難關。自我接掌五年多以來，重新佈署，另訂目標。」他的面龐呈現著堅毅果敢的容色。「其實沒有人敢說他是處於巔峯狀態，因為巔峯正是下坡的前兆。何況任何一家公司，任何時候都必須圖發展、求進步，否則在這個急遽發展的工商社會中，是很容易被淘汰的。」說罷，站了起來，從壁角冰箱裏拿出兩瓶口服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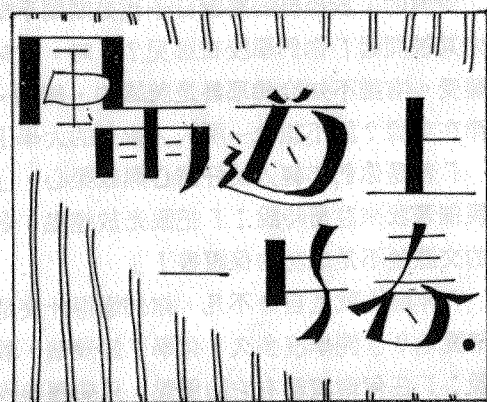
「哈…，您太謙虛了。」我用吸管輕輕的吸著。「以口服液待客倒方便，還是貴公司的產品呢！」我看著商標。

「是的。本公司是甲級綜合藥廠。最初設廠時以抗生素製劑為主，發展到現在另有磺胺劑、利尿劑、維他命製劑、綜合營養製劑等三十七大類的製劑。若細分產品有一百五十多種。」

這時電話鈴聲響。

外面淅淅瀝瀝的又下起雨來。窗外，這棟大樓與下一棟中間的池塘，一窩窩的漣漪瀾大著，垂滿池邊的楊柳飄動著，假山流泉，魚兒悠游。

寬敞的室內，牆上掛滿了各種統計表、計



畫表。

「貴公司的組織情形？」這個講求效率的社會，組織就是效率的基礎。健全的組織與嚴密的操作程序，正是目前管理學最強調的，亦是企業成功的要素。

「本人以下有正副總經理各一，負責全廠的籌謀計畫，再下分三大部門：總務部、廠務部、業務部。總務掌管會計、出納、進出貨品，有經理、副理各一；廠務部門負責從原料到產品的調配、生產、檢驗工作，有廠長、副廠長各一人。業務負責產品的宣傳、銷售。」他指著詳細的組織程序表，簡略地介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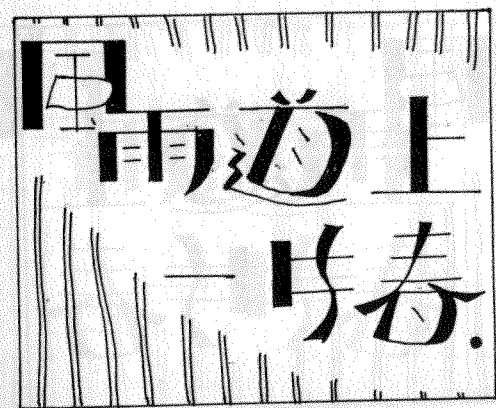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藥師進入藥廠都在廠務部門工作囉？」

「那倒不一定。生產線上的調配、化驗及研究等工作當然由藥師負責。至於當外務員的藥師也不少，尤其醫院組的，把藥品銷售出去之前後，還必須向醫師講解這些藥品的藥理作用、用法、用量等。」

這時我想起了醫藥分業問題，既然醫師不精通於藥物，何以又有法令通融他們，剝奪了學藥本行的藥師的基本權利？

「我們系裡有位教授說 propa 是誰都可幹的，假使一個大學畢業的藥師也去當 propa，實在是太大的浪費。以您的觀點來看呢？是否三流的藥師才幹 propa？」

「如果站在學術的立場，一個藥師受了五年大學藥學訓練，而去幹一種與他本行關係不太密切的工作，確實辜負了這五年。」先生把



視線移到窗外，欣賞名畫般的眼光，傾神於濛濛的雨。

然後又繼續說：「但是依我看，跑外務，推銷藥品是磨練一個人的能力，假使你想從商創業的話，外務是一件最複雜而又最苦的差事。雖然人人可幹，但是卻不能人人幹得好，必須看個人的應變力、修養與人緣。最重要的，商場的許多奧密、人事的處理、刻苦克難的毅力，都會有長足的進步。這些都是創業、經商所必須的。我可以告訴你，現在有許多董事長、總經理、或經商成功的生意人，都是有豐富的外務經驗。因為一般公司所以會經營不善，往往由於外務的失敗。當然也有因生產上、技術上的失敗，但那是很少的。因為生產、技術面對的不是人，所以是一個很單純的部門，很少有彎彎曲曲的人情世故存在。當然這些都是個人興趣，勉強不來。再說，據我所知，當今的藥師，許多都把開藥局當作『副業』，自己在外另闢天下，這可能是醫藥未分業的關係。譬如，我這邊當外務員的藥師七位，其中就有幾個中醫藥學系畢業的，他們家裏都開藥局。不過行行出狀元，很難說好壞。只要肯幹都可以出類拔萃的，要好好的運用自己的年輕。」

「您的意思是說外務須要通才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，不過廠裡的藥師也須要有點“通才”。因為目前台灣社會的分工還不夠精細，所以凡是與本部門有關的其他部門，都得懂一些，還是要具備廣泛的知識。」

「以您的要求，認為他們各須具備何種條件？」

「一個藥師精通於藥的知識當然是天職。生產部門的藥師還要有品管（品質管制）、企管、機械、化工等的基本知識；當外務的要懂得有關商業方面的種種知識以及如何搞好人際關係。但是剛出道的藥師，往往只懂得藥的知識，其他都是踏入社會後，從經驗的累積或者自修得來。據我所知一般藥廠現在急需要藥廠實際經驗的藥師，尤其針劑製造方面的。對了，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條件，就是品行……」



話還沒說完，門「咯、咯、咯」的響了起來。

「報告，會議人員都到齊了，請董事長主持。」來人道。

「好，我馬上就來。」他站了起來。「今天真抱歉。不過我請舍弟繼續跟你談，他是八年前成大工商管理系畢業的，經過這麼多年來我給他嚴格的磨練，現在樣樣比我強，是本公司的副總經理。他正要到新竹，你不也要去嗎？就坐他的車吧！對了，要他先陪你參觀一下本公司！」

這一席話，雖然沒有結尾，卻滿室生春，過程中一直是輕鬆愉悅的。

公司上上下下忙忙碌碌。職員在辦公室裏忙碌的處理文件。走過幽美的小池邊，在針劑大樓無菌室裏，衣著潔白的小姐熟練的操作儀器。上三樓的研究室，廠長跟兩位藥師正聚精會神的分析藥物，並討論著。我很耐心的在旁邊看他們操作，當然我是看不懂的。等他們作完實驗，深深地吸一口氣，才發現旁邊站了兩個人。從他們口中，我知道其中一位藥師是本系畢業的學長，當他詢及系裡近年來的情況時，我實在感覺慚愧，知道的究竟有限，可原諒的是，我還是新鮮人！不過我們談得還親切。

「我實在很盼望母校日益茁壯，」他很坦誠的說：「這不只是所有『中國』學子及校友的光榮，當你一踏入社會後，你就會發覺那是何等的重要。雖然你有的是真才實學，然而當你正在為前途茫茫而困惱，而孤身奮鬥時，你將多麼希望有一紙名氣大的文憑做你的後盾。」

「這點我承認，」另一位藥師說，他與廠長都是北醫的。「過去我畢業找職業時，曾遇上過一位國立T大畢業的，在筆試、口試時不見得好多少，卻錄取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那家藥廠裏的藥師全是那個大學畢業生的天下。」

「所以我盼望你回去告訴大家，」那位學長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必須要對自己的學校、自己的系充滿信心，大家團結起來，以它為榮。同行絕對不是冤家，是兄弟。我們學校修五年，比別人多懂了些，再加上夜間部，合起來人

人數眾多，將來在社會上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，那時嘗到這個甜蜜果實的是自己。否則，有一天會和我一樣後悔。」

哈！哈！這可是學長親身的經歷，切記！切記！信心、團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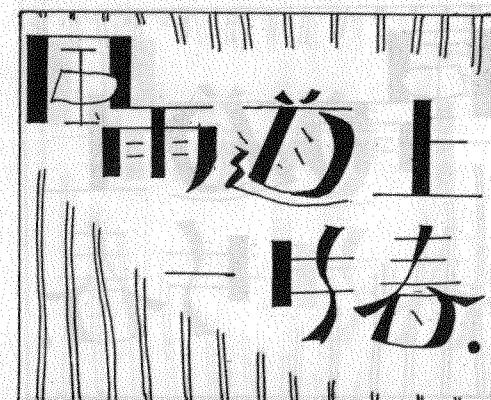
之後，他驚訝為什麼我這個小老弟能夠到那個屬於公司機密的化驗室參觀，且由「副總」的陪同。

「難道你還對自己的母系沒信心？」我開他一個玩笑。

走出實驗室，穿過運動場和康樂中心，到另一棟大樓，走馬觀花式的繞一遍。

中國、西班牙、英國是三個最懂得享受悠閒，且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民族。尤其是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時期，更是燦爛奪目。但是在科學日益進步，工商越發達的時代裏，這三個民族就像沒落的世家，日趨式微了。取而代之的是美國。陳之藩曾寫道：「這樣拚命的工作，這個國家當然要強。」美國就是那樣崛起的。現在，我看到自由中國的人民也是那麼的忙碌，那麼的專心於工作；工廠裏的機器日夜的轉動，烟囪汨汨湧出的氣體造成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，電力公司統計工業耗電量的增加，都證明了我們的社會正飛奔著，工商業正跳躍著。「十年前的美國大概也是這樣吧！」我想著。

從大甲溪到大安溪這一段，是平又寬的柏油路，車子跑起來穩又快。王副總，厚厚的鏡片裡面藏著書卷氣極濃的臉，看來像一個穩重的大學高年級生。看那姿態，一手微轉著方向



盤，一手輕託在換檔桿，一脚離合器，一脚油門，都是那麼的熟練，那麼的灑脫。還有那談吐的豪邁，我真不相信他曾經過多少商場的滄桑，簡直就是年輕小伙子一個嘛！不信請看：

「嗨，有沒有看到，前面有『交通的』！」他一面說一面把一路上超車的速度減緩下來，揚手向來車示謝，然後跟在一部滿載的大卡車後面。

果然來車一部部的大燈閃閃，做信號示警。

「哈！哈！『道』上的朋友真照顧嘛！」「這是道上的不成文規定，哈……」他也不自覺可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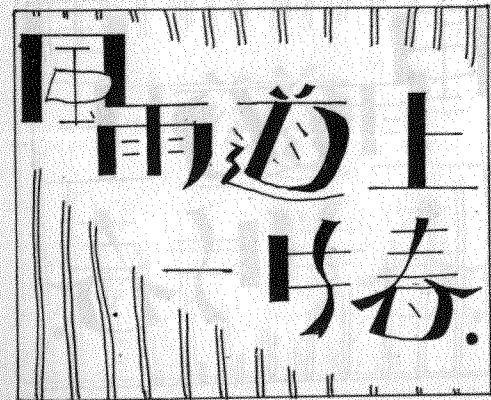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在轉角地方，有「交通的」守候。於是他也一路打信號下去。看到有些及時掉頭的，乃道「阿彌陀佛！老夫今天又渡人消災，真是功德無量。」

一過了大安溪，濛濛的雨又下起來。加上海線公路的北段蜿蜒在連綿的丘陵中，所有平日疾馳的車子都緩了下來。

「『副總的』，我真想不出你治理公司時的『威儀』是什麼模樣！」

「威儀？不，年輕人何必故弄老成，不過幾分嚴肅是必須的！」

路面有個窟窿，車子緩緩通過，然後他繼續說：「我一天忙到晚，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時。平常，幾分幽默，幾分天真，常使氣氛變得輕鬆融合。大家輕鬆，自己也愉快，辦起事來勝算的機會就大了！」



「那您唸的是管理，怎麼樣來適應藥廠？」

「現代化的企業是管理與技術並重，甚或有凌駕之勢。所以一個管理者並不須有太專門的技術知識，但是為了全盤的實地了解，我的藥學知識全是從實際經驗及請教藥師及自修而來。不能否認的，大學裡給我們的，即使當時認為很多，當你到社會上時，才會發現竟是那麼少得可憐，古人：『書到用時方嫌少』誠不欺我！」

「您認為在學校所學與在社會上的應用，有何差距？」

「學校的理論與社會的應用，當然有一大段距離。因為理論總是比較單純的，事實的描述是不須顧慮太多的，一到應用，那就複雜了。比如你把「游泳入門」「泳技」都背熟了，卻沒下過水，你說你游得快又漂亮，誰相信？雖然應用離理論是那麼的遠，你說在學校就可以輕視課本，那也是錯誤的，因為理論終究是基礎，根本不固何以言開花？」

「那麼工讀與實習是否有助於學理的應用？」

「依照我的經驗，工讀是為賺錢，實習是為交差，學生肯認真學習與否是個問題。還有公司是一個營利機構，不可能把化驗室或生產線上的實際過程讓你參考，再說還有其技術上、業務上的機密，更加不可能隨便讓人參考。所以我認為事業的起步是在畢業以後，專心致力於某一行的時候。」

「那您認為在大學時代需要培養些什麼？我是說將來在社會上最需要的。」

「這……，太多了……」他凝視著前方，思索著。

我把車前錄音機打開，琴韻幽揚的古典琵琶演奏，瀰漫在這小小的空間裏。

外面的雨更大了。

「哦，大概分為課內、課外來說吧！」我把聲音關小，傾聽著。「以你們來說，課內藥學當然得通，還有外語能力要強——英文、日文，即使說得不好，也要能看能寫。以本公司



來說，我們訂有美、日兩國的藥學雜誌，隨時提供藥師最新知識，以做研究改進。在其他方面的能力，大多是畢業後才學習的。對了，一定要有一個大學生的氣質與風度。比如說儀容整潔、誠信待人、氣量寬廣，令人看來就舒服、印象好。曾有一位外務員，是北部某醫學院畢業的藥師，自認口才好，卻不知道最簡單的道理，頭髮留很長，態度狂傲，油腔滑調的，結果每月的業績都很低。藥店老板或醫師一看到披肩散髮的，已經厭惡三分，那還買他的藥？」

「令兄所謂的品行的重要……」我想起剛才董事長的話。

「是的，在學校裏就是太強調各種道德的重要，結果看多了習以為常，認為只不過說說罷了。實際上，無論你走到那兒，這些都是頂重要的。還有各種團體活動、藝術、文學……，培養個性，高尚品格，更可平添生活情趣，增加工作效果。大學時代應該盡量參加。」

「學校裡有許多社團或聯誼，對未來事業也有幫助嗎？」

「不能否認的，同學之間的友誼太可貴了，一畢業後這些那裏找？社團裏訓練一個人在這小小社會的處世能力，即使錯了，有同學的糾正，大不了吵一頓，過了一會又好了。可是一到社會上，尤其你擔的責任愈大時，一點錯誤可能導致終身的遺憾。還有不僅本班的，其他班或前後期的也應有一份濃厚情誼存在，畢竟是飲同一源的水長成的。我這邊有一位中醫畢業的藥師，他開拓藥品市場的方法，就是拿出校友名錄，依地址訪問，面對自己的校友總是貨真價實，不敢隨便喊價，而對方也覺得有幾分親切感，於是他不但市場打開了、交遊也日廣。」雨天行走，車速緩慢，在這連續的爬坡路中，他踩了離合器，推到三擋，很輕鬆的就越過去。「或許你會認為我所說的有點重視利益，不過我已經盡量的保持純真。我很懷念大學時代那一份年輕人的天真、友誼和浪漫。現在一連串的事務纏身，想要『浪漫』一下都沒空，就是有也沒有那種氣氛和環境了！」

我黯然。心裡慶幸著，我還是個新鮮人。不過，他也曾是個新鮮人呀！我想。幸好當我還是個新鮮人的時候，已經有人告訴我往後這一條路的崎嶇，至少在心裏上已經有了準備！

「時下有一個相當流行的名詞『青年創業』，您認為一個大學畢業的青年走上這條路，最易碰上的困難是什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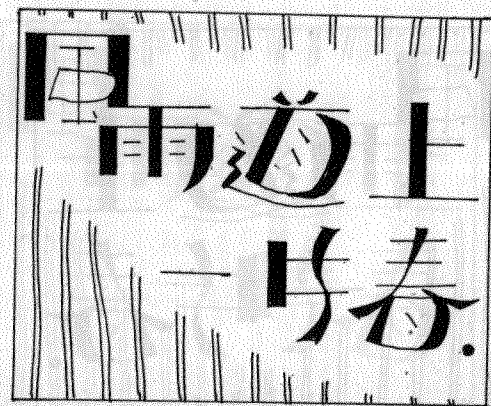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知道每一個年輕人都是志向遠大，抱負崇高的，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。但是看得遠、想得高，卻把眼前崎嶇的小徑誤成平坦大道。這是因為大學生的自尊，自認天之驕子，不屑於做某件卑微的苦差事，不願從基礎紮實的幹起。這是本身的問題，還有客觀的問題。在學校，一直沈浸了十幾年單純的環境，殊不知一個複雜的社會，並沒有想像中的理想條件。於是在一連串的挫折、失敗後，大多退了下來。我有同學如此，我看到的許多青年也都如此，意志消沈，抱著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心裡，實在悲哀又可惜。」

「誠然，一個大學畢業的青年，智慧該是很高的，失敗的成份照理說該是很小的。只是……」

遇到一個連續轉彎，路面不好，前面又有車子來。

滂沱的大雨仍然持續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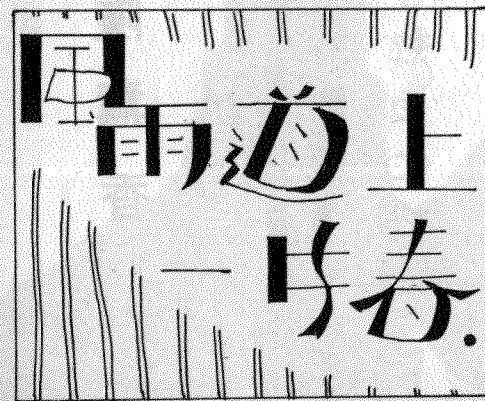
「舉一個例子吧，家兄並沒受過高等教育，但是在廣泛的知識方面卻比我強多了。在藥學方面高深的理論他不懂，但在普通的藥理、用法、製造等等，以新藥方面的認識，絕不在



一位藥師之下，都是靠著他強烈的求知慾，不斷的吸取新知得來！我在他的磨練之下也有好幾年，對我的要求比對其他員工的要求更嚴了好幾百倍。比如最初我在廠內好像個打雜的般，這些工作連一般高中生都不願做的。大從藥品的製造、管理，小到瓶子的洗滌、工廠的清潔、藥品的包裝，老實說這些也是大學問哩！晚上又得看些藥學方面的書。等到都熟了以後，學著與銀行打交道、公司的會計、出納、進出貨物，這些與我本行所學較接近，不像前一時間那麼的苦。後來又跑外務、推銷，那更是苦，家兄給我的要求總是那麼的嚴緊，再加上一個從來沒有涉足過商場的純直學生，想與別人競爭，更是難上加難。往往夜裡十二點多了，才拖著疲憊的身心，找個小旅館投宿，儘快的寫完今天的業務報表，準備著明天的新業務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！當然有時候看到別人，同樣是大學畢業，他們生活安定、無憂無慮，晚上妻兒同聚歡樂，自己却冒著刺骨的寒風，滂沱的大雨在外面奔波，也不免淚水和著雨水流下，而怨恨家兄的無情。」

「就在這樣苦幹、猛幹的情況下，總能夠達到家兄的要求。我的任務也逐漸增多，譬如早上剛從高雄趕回來，今明兩天要視察北部的業務，後天起到澎湖，除了外面，每個月還得撥幾天在公司。老實說，現在每當得悉當年的同學及學長，他們的情況時，反而由衷的感激家兄這麼多年來給我的磨練。」

原來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上上人！」古人



的話並不是無的放矢。我想。

拿著毛巾，我把擋風玻璃裡面的霧氣擦淨，然後拉開通風孔。

他指著窗外說：「看那多可憐，」他的臉露出了真誠的憐憫。「騎機車的夫婦和畏縮的孩子，冷風夾著豆粒般的雨直撲眼前！」

對了，報上時常攻擊大學生對社會的漠然態度，缺乏同情心尤其是醫學院學生的缺點。卻在一個畢業多年的年輕人身上，發現了慈悲的心懷。

「其實我這樣拚命的工作，」他淡淡的說：「要是不能給社會盡一點責任，給大家帶來利益，那又有什麼意義！尤其在我經過社會上一切最好的享受之後，覺得也不過如此。因此從佛學中，悟出了人生的真諦。往後我還會更拚命的工作，但絕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。」

好一個熱血酒酒的青年。

古典音樂的柔和美麗，令人覺得踏實。我把它轉大聲點。

這部「藍色的小天使」飛奔在靜靜的西海岸。

× × ×

於是，這個故事說完了，我正接到「醫藥學苑」第廿八期，一口氣從頭到尾的看完。

其中「訪研究生」一文有「我們花五年考藥師，別人四年也考藥師，而初中畢業，唸藥專一樣考藥師。」這是他的憤怒。「假若我們目標只在藥師，倒不如唸藥專。」這是他的覺醒。「沒人會說他是五百分藥師，你是三百分藥師，但是三百分藥師可以多分出一點時間去唸些有興趣，或者與開業有關的科目……。」這是他的結論。